



韓文

碑誌

廿

三十一  
全

三十一  
碑誌

~ 16  
273  
20



會同  
印攻

16  
273  
卷20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一

明馮李將之翹輯注

碑誌

南海神廟碑

神或作東此碑石刻其首  
 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  
 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  
 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修  
 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淮南海碑不舛  
 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  
 本異者今注于下○蘇軾嘗移書楊  
 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  
 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  
 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即此  
 ○其文莊雅故自佳然中間自公遂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一

豎畫至又穀胥熟一段詞采絢爛殊非昌黎本色黃震曰多雋評劉辰翁曰一篇以事神治人立意故冠冕正大茅坤曰神采燁然郭正域曰特以祀事為案海神固不可知也得體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又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起得鄭重亦極爽朗郭正域曰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

風會  
古

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或作祀○天寶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二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  
 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  
為二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  
 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  
 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  
 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  
 已久解或作辭故明官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葢障  
 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  
 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育風

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滋或作茲供石本

云字見呂覽非是按石本只作育月令有風  
 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  
 之所出也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

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

南服殿下練切○天寶十一載七月以孔戣

按戣傳先是奉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

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

以美之傳所謂公正直方巖中心樂易戒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畢盡不為

禩禩蒲報切又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祝

禩○表禩衣領也

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  
 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  
 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字或作且  
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或有其字亦石  
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唐  
制岳瀆以上視版御署附使送其恭且嚴  
往○茅坤曰詳冊文頓覺生色  
 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是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  
 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

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  
 月星明概○說文概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  
概若連用又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  
之繩連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  
上文言立夏行武實屬俯晉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  
 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  
 怪荒忽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恍或作恍  
音移地地或作與與集古錄閣廟旋艦祥麟  
云當从碑本作地享或作慕送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  
送颿音盧颿謹於益

切○曉日無光藹木鏡鼓嘲轟高管噉諫噉

繁茂也選芳風曉藹噉以金鏡止鼓是也噉吼也諫羣呼繁擾也武

夫奮權工師唱和容龜長夔踊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象

蟹不穀胥熟祀石本作祀非是○張表臣曰

至此不知何物為蟹何物為心腹耶唐順

之日以賦頌之體叙事亦魏晉以後遺調也

而昌黎以此體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

情景故用此體祀或作祀非是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

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

懈益虔歲仍大和羣艾歌詠茅坤曰只此一

祠而首於此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

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

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

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之

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巧一

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

是皆自重慎法西南或作四面人士之落南不能歸

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  
 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或甘  
作一嫁下或有者刑德益流方地數千里不  
字非是時或作所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  
 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  
 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陰或即祀于旁帝命南

伯史脩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石或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

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石本不載年月日

酒賜紫金象袋韓愈撰今按公壯為  
 祭酒則知在元和十一年作矣杜牧  
 之書其碑陰云天不生夫子於中國  
 當何如日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  
 地日月為之主有陰陽鬼神為之祐  
 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  
 又武周公為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  
 始漢武梁武之臣若李斯商鞅以為  
 無知一日不信其而之刑各之仙之  
 程仍族滅之黨不生子夫子百家論起  
 一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時  
 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若橫流中

國不<sub>レ</sub>知<sub>レ</sub>止<sub>レ</sub>海何依<sub>レ</sub>而為<sub>レ</sub>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sub>レ</sub>易是故必不<sub>レ</sub>夷狄如<sub>レ</sub>也我之尊<sub>レ</sub>夫子可<sub>レ</sub>謂<sub>レ</sub>至<sub>レ</sub>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揚墨申韓然<sub>レ</sub>透<sub>レ</sub>徹其源寔出此耳昔人評<sub>レ</sub>孔子廟碑漢以來當屬<sub>レ</sub>昌黎第一然<sub>レ</sub>及<sub>レ</sub>今<sub>レ</sub>讀<sub>レ</sub>之只叙<sub>レ</sub>事暢達其高古不如<sub>レ</sub>平淮西奇崛不<sub>レ</sub>如<sub>レ</sub>曹成王典核不如<sub>レ</sub>衛州徐偃王諸文豈昌黎於<sub>レ</sub>聖人之學未<sub>レ</sub>窺<sub>レ</sub>其奧<sub>レ</sub>故僅從<sub>レ</sub>祀典立<sub>レ</sub>說而止<sub>レ</sub>耶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sub>レ</sub>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奔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sub>レ</sub>屋而壇為<sub>レ</sub>或作焉然字屬<sub>レ</sub>下句而社或無<sub>レ</sub>而字稷上乃有<sub>レ</sub>而字皆非是○通典續頊頊祀其<sub>レ</sub>上氏子

句龍為<sub>レ</sub>社列山氏子柱為<sub>レ</sub>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sub>レ</sub>之殷湯為<sub>レ</sub>早遷<sub>レ</sub>柱而以周棄代<sub>レ</sub>之○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豈如<sub>レ</sub>孔子用<sub>レ</sub>王如<sub>レ</sub>祭天地亦不<sub>レ</sub>屋而壇耳

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sub>レ</sub>配自天子而下北

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sub>レ</sub>親弟子者跪祭或作拜跪薦祭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sub>レ</sub>謚<sub>レ</sub>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sub>レ</sub>配享何龍弃以

功孔子以德固自有<sub>レ</sub>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

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sub>レ</sub>孔子之盛所

謂生人以來未有如<sub>レ</sub>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



遠者此其效歟不加或作無如人或作民以  
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  
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邵伯溫曰歐陽公  
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  
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  
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  
之夫子之尊由以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  
位而受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  
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  
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  
 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  
 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  
 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  
 以爲先繁鄴侯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

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今或作命顏其餘六十  
 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  
 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  
 皆圖之壁子上或有字○貞觀二十一年  
 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  
 孟軻荀况韓生董生楊雄等伏生即伏勝毛  
 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選博士弟子  
 皆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  
 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  
 又爲字或在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  
 字下置或作設  
 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

菜或作奠。○歐陽修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饋，故始入學，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以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得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音。甲又生師，所處亦窘寒暑。生成乃新斯宮神音婢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

之尊揭居謁切又音樂又音羯。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一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彼始。

柳州羅池廟碑

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柱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會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柱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

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也按舊史公傳云南人矣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鬼強為羅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世以此文為詭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列鬼魏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鬼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

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其序事無足取銘辭似有九歌餘韻而微覺清激晁補之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用宗元之文也茅坤曰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

宗元為柳州刺史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奮下或有曰字从石本無之然按文義當有茲

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誥莫違侯

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

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  
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漚通四歸樂生興事  
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非是○橋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涉而上下曰步公孔幾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節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

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

巷道或作道巷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

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弃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歿歿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

我及期而歿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情事有生色三年孟秋

辛卯長慶二年也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

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

疾扶出廟門即歿景本作內避唐諱也○述李儀以慢侮於外事尤於誕

殊非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靈來京師

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桡侯生能澤其民必能

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福禍或作禍福

作迎享送神詩遺桡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

之桡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

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茅坤曰叙子厚生平只兩

一語隱約而盡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蕉下或有葉字或有

子字皆非是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

侯不來兮不知我悲聞湖湘土人云桡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

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侯乘駒兮入廟慰我

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桡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獲吟

兮秋鶴與飛秋鶴與飛歐陽公以為石本之誤或亦作秋與鶴飛沈存中云

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

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北方之人兮為侯

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

厲鬼兮山之左詩錄曰子厚守桡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日龍城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柳神所守，騶厲鬼山左首，福土，民制九醜，下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亦云：蓋用此，事。

無苦濕兮，高無乾。杭，徐充美兮，蛇蛟結蟠。

夷，徐徒古切。又音土。此。我民報事兮，無怠。

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一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且。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

在岳州。○詳辨博雅已絕，無可疑。非老於文者不能作。唐順之曰：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下調。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

石碑斷裂分散在地。英文剝缺，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攷

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未

人碑。表字景升，東漢荆州刺史。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

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也事見史記秦紀始皇廿七年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詞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及或作反據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石本書璞多然小水或作小君致以余攷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

二女女英自宓降曰未人也故九詞離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帝上或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有為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作昇或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主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

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  
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  
死定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  
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  
溺下或二妃既日以謀謔舜脫舜之厄成舜  
有死字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宏  
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  
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  
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

陽揭音竭石本作揭○漢地理志屬毒所聚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

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

九月自袁州名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

廟之地梅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長

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與上

余字今按其文理定有謂曰巧我一碑石載

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

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今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

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書王仲舒

吏職處特明簡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

考下或無之字○周

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春秋時王子成

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左傳文十年鄭驪侵父貶狄有功因賜氏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

如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

烈字彥芳東漢有傳

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

號所居鄉為君子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

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太王父玄暕

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

史玄暕終北生景肅守三君終傳涼王生政

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

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

或作諱某後墓志同今按一句已三公字此不少孤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始存之

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浪切貞元初駐  
 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一月仲舒中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  
 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  
 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  
 其下又有直字其後入閣  
 德宗顧劉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  
 月餘特改左補闕或無  
 右字遷禮部破功吏部三  
 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  
 作服  
 在破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

恩自得者眾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可直視或  
 無  
 人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  
 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  
 責連州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  
 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或無事字○為制  
 南節度裴均參謀破跡  
 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  
 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  
 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  
 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快  
 或  
作缺○友人  
 謂揚憲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

又為發州時疫旱甚人歿且盡公至多方  
 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閭里完復制使出  
 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顯事具聞就加金紫  
 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  
 阻滯入上或有其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  
 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宏為諾有古風豈  
 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  
 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逸然少年益自悲而

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土若未弃  
 臣定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  
 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  
 西道元和十年六月秦罷權酌錢九千萬  
 千或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  
 至脫械不問人遺水旱賦或公曰我且減燕  
 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是字代  
 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息上或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  
 有日字

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廬上或無天子復思

且徵以代，處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一。上哀慟

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或無

於字○長慶四年十一月薨河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莫

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作念○仲舒七子初

哲貞弘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

近昧陋，道由是埋，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

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

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

韡，為華英不矜不盈。韡為諸本作韡孰播其

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

擢列侍從，以忠遠客，有直有諷，辨過堅懇，巨

邪不用。作聖懇秀出，班行乃動，帝曰：帝省竭

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蹇守禁密，發帝之令

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亮，敲撼拌擢，竟

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

利病萎枯以膏燠賜以醒賜或賜坦之蔽之必  
 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  
 掌諾公潛謂人此職寡少豈無洞郡庸以自  
 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藉或籍連滯攸除姦訛  
 革風祛蔽于貝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淫  
 屠作乎或平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  
 乃謳所或作饒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  
 埃奄忽洎洎奄忽或維德維績志于斯石且  
 遠彌高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未章續石二  
句又自吐韻而未句高字仍與勞洎

韻吐又  
 一例也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一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

道碑銘

或無贈上八字○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聞有誤處

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

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為一日

也○序事極其體裁故雖煩而畧無

痕瑕史筆也茅坤曰此篇本畧類傳

而中多險棘句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以國氏本春秋傳語按韓姓出自唐叔

韓

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其先有自潁川徙陽

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

父然自公始大著新舊史皆言弘公諱弘公

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沛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或作友以爲鉅人長

者交或作友以爲鉅人長

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

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

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

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

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複出夫人字或作齊

射事親孝謹俾俾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遊

放事俾俾或作侃字侃出入敬恭軍中皆目

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

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

鄙怯勇拮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兵下或

有將字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屬之欲切

皆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貞元八年二月玄

士寧代為使九年十一月軍亂遂士寧以其子

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

歿九月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

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今見在人

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

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

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

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歿汴軍懷玄佐之惠以

弘長厚其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

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悉有其

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地當此

時陳許帥曲環歿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

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

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

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

歿又亂於汴者吾苗嬖而髮櫛之幾盡然不

一榆刈不足令震駭嬖呼豪切不一或無一



聖人之用兵也，櫛髮孳苗，命劉鏜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十年，莫敢有譴呶呼號于城郭者。上聲，數，入聲，與，音預，謹，音歡，呶，尼交切，茅，坤，日，書，弘，為，節，度，使，五，和，落，大，節，元，七，事，而，不，朝，一，節，尤，唐，藩，鎮，所，罕，見，者，故，公，特，詳，次，之。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遣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作，或，作，詐，盜，上。或無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師，為，字。

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或告曰剪棘夷急或作及無上或安字  
遣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林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遣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嘗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其或作其非其是元和元年閏六月

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

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

曹以兵或以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

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正充淮西行營都統使

日無自行以遇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

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

蔡碑作淮西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

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一年十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

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軍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

兵東下進圍破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

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

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

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又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

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

或作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承亂之後掠賞

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至是公私

無相字

韓昌黎集卷三十二

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

上章堅辭或務願留京師春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或

非元和十五年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

年正月穆宗即位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

本官為河中尹河中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

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二年請罷戎鎮表從

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

永崇里第年二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

十八或作年八十二破新舊史定贈太尉賜布

粟布粟或作布帛非是按舊史實其葬物有

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

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

某官肅元早歿或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

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

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閒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  
 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  
 字釣或作釣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清候或作後公子公武與  
 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  
 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涇北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涇北鄜坊節度使  
 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二年二月以  
 弘弟充代公武鎮涇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  
 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

二十一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牙將李崇為  
 習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  
 軍斬崇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  
 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  
 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  
 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  
 語重於金帛之賜軫非是其罪殺人不發聲  
 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鼓犯者或無  
 是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又獬獬居將得其人眾乃一

韓昌黎集

惛惛焉惛惛也與惛同其人為誰韓姓許公

磔其梟狼養以風雨磔陟格切桑穀奮張厥壤大

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公為臣宗

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晉

尾一身孺而緣切江河邊地曰孺前漢坐侵廟孺為宮公居其間

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胸上音諾下音荀睨胸邪

視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蹠凡切

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

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悖或作倚○常天

施不置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輓

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

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

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

憂公讓太宰上謂穆宗養安蒲坂萬邦絕等元和

年六月出鎮河中有第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

莫敢拔拔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奴莫

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其述子厚詳矣故劉夢得序其

集云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可及也嘗託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一篇只論子厚文章之妙其生不能持身處則深為痛惜之語以出之開闢步驟全學史記昔人評之謂即便子厚恐未盡然劉辰翁曰以議論為文思致多賤錢福曰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令人讀之且為三嘆而痛心矣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蓋公與子厚舊交也故其文最加意茅坤曰昌黎稱許子厚尺寸斤兩不少放一步孫鑠曰子厚立身草草公亦不能為之也中脫故用筆隱躍使讀者自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

陰公或無拓跋二字○慶字更典河東解曾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

后及會作高宗朝祖以顯也皇破諱鎮以事肆奔

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

貴失御史奔或作去令或作尹○肅宗平賊

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賢

參貶夔州司馬○特叙其前人皆有節概所

以愧子厚之附叔文權貴人歿乃復拜侍御

耳此是之微意所在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無與字子

厚少精敏無不通達建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  
 人能取進士勇斬然見頭角眾謂栢氏有子矣  
斬士咸切又士減切○楚辭何山石之斬巖注石高貌選斬絕峯殊狀注險峻  
 貌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  
 柳集可或本非是此下或有不當重出田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  
 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今古  
古今踔踔角切○前漢非有踔絕之能注高遠也○茅坤曰善出脫于厚起不遠于厚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  
 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  
 史此校本如是不露王叔文姓名甚得旋  
徵之體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賤例出爲刺史則其言率直  
 幾平焉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未至又  
 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  
 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  
參軍九月元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  
 同貶宗元郤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  
 溪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  
字○新史宗

元既寔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元和中嘗例名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

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

元為柳州刺史○贈伏代劉禹錫

蕭播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

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

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

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可書者詳見羅池廟碑其他皆

不書獨書贖子一節撮衡湘以南為進士者

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一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

蠻獠事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

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竄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

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歎不恨

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白上或作上白或下或無刺字○樓昉日子  
 厚平生雖不得志其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  
 山尤其行之卓異者以下嗚呼士窮一路乃  
 因事起議論尋常無此體全學伯夷屈原傳  
 亦銘體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  
 之變者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  
 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且涕泣誓生歿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  
 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  
 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宦禽獸夷狄所  
 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開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校下或有而字少上或無以  
此非感慨子厚與禹錫之播州實感慨子厚  
與公之陽山也茅坤曰此以下必因當與子  
厚交游中有此事故昌黎詳及之李庭機曰  
按司馬遷耳餘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  
然信以歿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以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  
利哉子謂利之一字深中叔世膏肓退之謂  
臨小利害比反目若不相識正與史遷意合  
郭正域曰昌黎縱恣凌子厚前時少年勇於  
鑠史遷却下路襲一字  
 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  
 歿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或作厄

道上或有而字○只數語總叙子厚生平且悲且憤却有無限斷案林希元日如子厚之手竟以少不更事終是廢棄可惜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出解字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皆非是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各論擊鑿如老吏定獄不肯放寬一字茅坤曰就斥窮雖一字一轉極為子厚喜幸然却爽然自失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下轉極有同幹有斷制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十一月或先人墓側八月或子厚有子男二人長作十月或五月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月字曰高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傲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一人柳告第三人韓愈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益縮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願

其力費或作資下立字或作重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  
 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斥，遵從而家焉。建其廬，不去，既往，葬子厚，又  
 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涿或作可或作爲家下或無焉

字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

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公嘗錄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

而所載少年加諱焉。其風刺與子厚誌同格，但此用直叙，而彼特婉曲，亦更見人品之自異也。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

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三世而至成

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王諱上或無成字非是

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

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成王字公

以進士舉及第。貞元八年登第獻文與三十卷，拜校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選

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  
 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  
 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十一年  
 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  
 之裴度言嗣曹王臯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  
 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必有功會道古自  
 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節度使公綽以鄂岳道古會  
 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  
 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安人柳泌  
 能燒水銀為不灰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哉

為刺史不幾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

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

泌或作賁按新舊史李王墓志石本皆作

泌月下或有十字○史傳帝喜與泌道古欲  
 自餌而所善柳泌自謂能化金為不灰藥乃  
 因宰相皇甫鎛以聞俄會帝崩宗為太子  
 惡泌既誅泌既鎛斥道古為循州司馬終以  
 服丹歐長慶元年諡曰左降而灰者還其官

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其年

其年月上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或作

紘為進士學女貢嫁崔氏脩或並作脩夫人

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鄭音云○叔

陵人高六象二十一年十一月父士佺蓬山令錄切次

配崔氏諱葯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紹

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曆

三年又十月昭自左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

光祿與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

而葬不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

葬十西字非是是○按古公宗室子生而貴富

能學問以中科取名或無生善自傾下以交

豪傑身成賣宅以葬史稱道古于宮便安

傾下遊公府間常與秦

博偽不勝厚進所僞嗜利者多傳其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當

公弟兄未續又凶弟兄或其遷于南年及始

衰誰黜不復而以喪歸誰或海豐彌彌萬里

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

誌銘公在江陵與鄭君同官詩有鄭

序世系及拜官爵卒年月日與葬處

後方述其為人交情間蒙使人低佗

不日雋才逸典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君或作公其祖於元

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于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

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則不應

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

隴又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

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破功

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

史佐鄂岳使唐鄂縣屬京兆府今屬陝西西安府裴均之為江

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

馬為本軍節度使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

郎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徵也元和二均鎮襄陽

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

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

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

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會衢

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

或無會字或無方字治衢三年復入為庫部

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

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二

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疾下或無居字即以其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  
 之墓次或無次字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  
 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  
 疎數也數音朔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  
 之行熱或作然或作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  
 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  
 不復顧問或無此或上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為後日毫髮計畱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

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  
 不為辭謝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寫得  
 如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  
 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  
束不得又澹宕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  
 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歿而親故無所怨議哭  
 之皆哀又可尚也轉入正初娶吏部侍郎京  
 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  
兆少尹載卒除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  
吏部侍郎卒

詞次嫁蘭陵蕭儼詞或作嗣宗後娶河南少

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四或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關一作碎○再鳴謂佐三

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郎官郡守愈著白

官或洞然渾樸絕瑕謫樸或甲子一終反玄

宅

唐故朝樞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叙

事續密較史傳五有詳畧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其上祖懿為晉安西

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

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為字

也後名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其後皆

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

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

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系表作縑○九河南

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



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

名蹟其達者四人五人丹戎鼓朗也達者四人謂人温州刺史丹廬

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奉

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聞不

以事自累為貴戎少有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美山年四十餘不

易其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

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使下或有不日字無有

日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

褐衣為吏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或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

辟為從事使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

者三返乃應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桂或作睦或

或作始屬下文非是○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名衡為給

事中映表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

吳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

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

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

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

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

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  
 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  
 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  
 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  
 之史傳冕欲除摠以附倖家我不肯從還自  
 其狀冕怒據案引我入或叱引者曰見賓  
 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  
 之他館環兵脇辱之累月終不為置淮南節  
 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  
 冕卒閻濟美代冕使福又副使事於浙東府  
 建奏冕為圍練副使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  
 戎又副之

刑部員外郎

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遷河

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

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浙東觀察使

其年或作元和十一年正月  
二十一日按前已云元和四

年此不當復出年號銘亦無書除至則悉

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

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

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

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

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  
卒上或奏至或無此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  
有痾字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  
入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  
之兆次以葦氏夫人其或公凡再娶先夫  
人京兆葦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  
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沂或  
按世系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  
表作沂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公之壘也故  
與薛為代

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波屬余以  
銘故字疑當在上上文公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  
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僂俛以隨亦貴於  
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  
壽叶寶或作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室有後  
賈或作實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